



一碗手擀面

■ 吴娜

小时候最盼望的事,就是父亲从矿山回来。那一天,母亲会拿出珍藏的土鸡蛋,我和弟弟忙着拿盆、端水、找擀面杖……父亲系上围裙,洗净手,高高挽起袖子,像大厨一样,亮出他的绝活——做手擀面。

父亲舀上面粉倒进盆里,再打上一个鸡蛋,和面粉一起搅匀,然后用盐水和面。这样揉出的面团非常硬,一般人几乎揉不动,可父亲就像有使不完的劲,一手扶盆,一手握拳,一张一合揉压着面团。

待父亲大喊一声“上桌”,我和弟弟赶忙将折叠桌打开,等他的大面团往桌子中央一放,我俩便围着光滑的面团仔细瞅,愣是找不出一点儿瑕疵。弟弟不服气,掰开父亲的双手,我仔细检查瓷盆,发现永远是盆手两净,没有留下一丁点儿面粉。这样完美的和面技术,常引得我和弟弟拍手称赞,母亲则在一旁微笑着纳鞋底。

父亲擀的大圆面皮非常薄,能铺满整张桌子,将其几番对折后叠在一起,切出的面条又细又长。待他将面条全部拾进盖帘,我和弟弟又跟他进了厨房。弟弟烧水、添柴火,我摘洗青菜。这一天,母亲几乎不用下厨房。

灶台上,父亲先用一大勺猪油炸锅,再兑上水烧开,放入面条煮熟后,打上鸡蛋花,放入小青菜,最后撒上葱花,顿时香气四溢。

“嗯,好吃!”饭桌上,母亲总是先尝第一口。我和弟弟就像得到指令,迫不及待开吃,先喝一口汤,浓郁香醇,再吃一口面,爽滑有嚼劲。那时,真觉得父亲的手擀面就是天下最好吃的面,可惜他每个月只能从矿山回来两天。

每每想念父亲,嚷着要吃面时,母亲也会做,只是怎么都没有父亲做出来的劲道浓香。直到成年后,我才猛然醒悟,父亲好像也只会做手擀面,平时的饭菜都是母亲

操持的。

前年我生病,在医院整整昏迷了两天。醒来时,看到床边围了一堆人,一眼便看到两鬓白发的父亲。母亲说,父亲守着我,两天两夜都没有合眼。因为身体虚弱,医生建议我吃流食,那一刻,我突然很想吃手擀面,家人要我去医院食堂买,可父亲却激动地喊着立马回家做。

当年迈的父亲将手擀面端来医院,并坚持喂我时,我努力张开嘴,软软糯糯的面条轻轻滑进嘴中,再抿上一口热乎乎的汤,温暖和感动瞬间涌上心头,眼泪也忍不住落下来。

在只能吃流食的日子里,父亲天天为我做病号手擀面——搭配好看有营养的荷包蛋,没有猪油、葱花和盐,可吃进胃里却觉得温暖妥贴。每每喝完最后一口汤,父亲都说我的气色又好了一些,而我看父亲眼里的喜色,也是亮澄澄的。



我出院后,父亲紧锣密鼓开了手擀面培训班,只招收两个徒弟:一个是儿子,一个是女婿。他说,作为家传手艺,儿子是传承衣钵,而女婿是弘扬功夫。我知道父亲老了,他是为了让我以后在婆家和娘家随时都能吃到手擀面。

父亲一直以为,我们喜欢的是面的味道,其实我们最想吃的手擀面是他做的,就像小时候那样,从见到他系上围裙,挽起袖口开始,满心欢喜地迎接一场久违的仪式……

(作者供职于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张集矿)



只要没有辜负土地

■ 孙克艳

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,他坚信这世上没有比粮食更珍贵的东西,更坚信没有比粮食更能让人心安的事物。他的一生,都在以自己的言行供奉心底那深沉而灼热的信仰。

自记事起,父亲就教导我们要爱惜粮食,要量腹而食,不可贪食,也不可浪费。至于原因,他已告诫过多次,每次都要提及李绅那首诗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

可惜,小孩子不但不知晓自己的肚量,还总对食物怀有莫名的贪恋,自然无法避免剩菜剩饭。

每次看着我和弟弟的剩饭,父亲会默不作声地全部吃完,然后故意沉着脸,带我们去菜园或田里劳动,让我们真切体会一番“粒粒皆辛苦”。

父亲带着我们走进田间地头,让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拔草、捉虫、摘菜……徜徉田间,嗅着田野和庄稼的清香,触摸着成行的庄稼和蔬菜,我的内心恬静而舒缓,似有一汪淙淙溪流无声流淌,很快就忘记了其他烦恼。大地和田野,禾苗、果实有一种神奇的力量,总能让人感受到踏实与宽阔。

不过,长久重复的劳作,很快就让我们感到疲倦之味。的确,看似简单的农活当真不容易,看似轻易的食物当真来得不轻松,于是心中默默认可父亲这特别的“惩罚”,并对粮食和食物产生珍贵、爱惜的情感。

农闲时节,父亲也总是流连田间,生怕错过庄稼生长的任何一个细节。所以,鲜少看到我家田里泛滥杂草和害虫,因为早就被父亲消灭在了萌芽状态。当看到被野草侵占的田地,父亲总会唏嘘不已,恨不得化身老黄牛,耐心细致地

耕耘一番,让荒地变良田。他将无人关心的荒地开垦出来,种上粮食,时常照看。看着郁郁葱葱的庄稼,他脸上露出满足和幸福的笑容。不过,那些荒地上的庄稼总因为地处偏僻而招致路人顺手牵羊,父亲见状也不恼,轻描淡写来一句“谁吃不是吃”,似乎自己辛勤浇灌出来的果实,无论被谁采摘品尝都是美事,只要没有辜负土地便好。

一年四季,无论忙碌还是清闲,父亲最关注的就是天气预报。在他看来,越来越精准的天气预报是科学种地的好帮手,它能帮助农民早做规划和准备,趋利避害,增产丰收。父亲常说,时代不同了,农民也得讲科学,也得学习新鲜事物,既不能坐井观天,也不能闭门造车,否则种不出好庄稼。

但如果遭遇坏天气,甚至影响收成,父亲也会坦然面对。他说,不管科技如何发达,仍要对自然和土地怀有一颗恭敬而赤诚的心,有敬畏,有知足,有耕耘,有忍耐。坏天气偶尔出现,正好可以让浮躁的我们洞悉并尊重那些总被忽视的自然规律。

父亲六十多岁了,他和村里的很多老人一样,舍不得耕作了几十年的土地,不愿进城生活。他仍要在田野劳作,肆意挥洒汗水,期待收获的欢喜。因为,那片大地无声记录了他的一生和付出,艰辛和苦涩,收获和喜悦。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,很多人无法理解,但作为农民的孩子,我懂。如今身在千里之外,唯愿故乡风调雨顺,父亲和乡亲们都能安康长寿。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父亲的枕边书

■ 全荃

父亲端坐在老藤椅上,左手轻捻着一支香烟,烟圈袅袅升起,腿上摊放着一本厚重的名著,他用右手食指轻翻书页。有时不小心,未燃尽的烟灰落在书页里,尽管掉落迅速,但免不了留下一个个小窟窿。久而久之,烟味盖过书香,以至于后来只要轻嗅,判断烟味浓郁与否,就知道哪些书是他的挚爱。

父亲的枕畔或床头柜上,总是零星散放着一些书籍,他农闲时捧书就读的画面清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父亲并非惜书如命之人,书籍于他,更像是老友见面时点一根烟、喝一口酒那样悠闲舒适。在那些繁杂的书中,他的“老友”多半是中国古代名著,《红楼梦》《世说新语》《古文观止》……

父亲原是乡村语文教师,喜爱中国经典名著不足为奇,没想到后来,他的“老友”竟跨越了国界。记得我上大三那年的外语文化节,我们班根据日本民间故事创作的话剧获得了一等奖,我有幸参演其中一个角色。事后,我将这份喜悦撰写成文,连同剧照放在网络上,当然还有关于日本文学课的一些随笔……没想到,那年暑假回家时,竟发现父亲的床头柜上多了一些日本文学译著。原来,为了能和我侃侃而谈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文学,他竟悄悄下了比我这个日专生还要多、还要深的研功。

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,我读书极少,与父亲通电话时,除了日常琐事,很少谈及文学、作家与书籍。有几次过节回家,看到他的床头柜上摆着《植物遗传育种》,这与他的制种工作相关,还有《中国竹笛名曲荟萃》,那是他的兴趣爱好,另外还有我大学时候买的一些杂志。

一年前,我重拾书卷与笔杆,当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得越来越多时,我有意将文章集合放在了己的公众号上。父亲很少与我互动,甚至都没有关注和点赞,更没有点评。

前不久,父母来京小聚,我想带他们去故宫、颐和园逛逛,父亲却说:“我们来看看就心满意足了,你们正常上班,不用操心。”家中狭促,我的书籍散落各处,可那天下班回来,它们竟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。父亲嘴上说是母亲的功劳,但分门别类没有读书人的指点肯定不行。晚饭时,他冷不丁冒一句:“你那篇写菜市场文章里提到某位作家说的一句话,可有考据?写文章可不能人云亦云哦!”原来他看我的文章竟如此仔细,内容确实没有考据,我瞬间涨红了脸。

临回老家前,父亲问我:“《宋徽宗》《文学回忆录》你



看完了吗?我带回老家读一读。”母亲在一旁嗤笑:“脑壳又要遭罪了,又硬又厚,硌得生疼。”我实在钟爱那几本书,只求父亲别给我看出窟窿眼,于是三个人面面相觑,不约而同地笑了。

行文至此,想到木心先生在《文学回忆录》里的一席话:“我感到劳累时,需要靠垫,文学有这好处,画和音乐不能做靠垫的。为了答谢艺术的知己之恩,我将写一部分文字给人做旅途上的靠垫。”

我知道,这几十年来,父亲日复一日繁重劳作之余,就是枕着那些书籍安然入眠,恬淡度日的。他的枕边书,是他的生活“靠垫”。
(作者供职于清华大学)

油田麦田同丰收



■ 杜宗军

(作者供职于中国石化江苏油田)

记忆中的石炭井

■ 王永航

深处贺兰山腹地的石炭井,是个弹丸之地,但却颇有世外桃源的意境。

石炭井有很多煤矿,那个年代,被称为石炭井是一种荣誉,因为盛产“乌金”,这里迎来了它的发展机遇。建设大三线时,工人们铲出了一锹接一锹的煤,送进炼钢厂,送到国家需要煤的地方。那些年,中国地图上,在西北边陲的宁夏,很容易找到石炭井三个小字。

石炭井的人来自五湖四海,从河南、河北、东北、川渝、江浙等地方奔赴而来的人,与宁夏平罗、固原等地的本地人组成了石炭井特殊的人口体系。这里最好的时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之后伴随矿产减少,矿区变得越来越安静。

石炭井的春夏秋冬很令人难忘,四个季节中的春夏体现在这里总是比别的地方晚一段时间。初春会滞后,夏天会滞后,唯有秋天和冬天会提前。这是因为石炭井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封闭,贺兰山阻挡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,也阻挡了四季更迭的季风暖流。冬天,石炭井的雪下得很大很美,很快会覆盖整个矿区,一场接一场,几乎陷入了雪的世界。



农历新年,石炭井很热闹,但比外面的世界简单很多。在红光市场买点年货,回家蒸馒头,炸油饼,炖肉,条件不好的家庭每人置办一身新衣服,条件不好的家庭也要保持衣着干净。煤矿过年时会多发点工资,大家俗称就是“分红”。矿工们拿着“分红”聚餐后,就放了假,全都静静地等着过年。因为一下雪就与世隔绝,矿区的年夜饭其实就比平时多出几道不常吃的肉菜,所以过年的热闹主要在于氛围。矿上会组织矿工家属参加社火队,在矿上演出了还要去大武口拜年,热闹非凡。

平日里,石炭井很安静,尤其是矿上正常生产时,除了按部就班的工作,就是孩子们按部就班地上学。矿区广播按时播报矿区新闻,还有矿山作家发表的散文和诗歌,听着一首首当时的流行歌曲,矿山人平淡中享受静谧岁月带来的安宁。这种安静,在深夜尤为明显,夜幕下矿山的空气中弥漫着诗一般的气息,将石炭井这个地名镌刻进每个人心里。

在大家心中,石炭井很平凡,平凡的矿区,平凡的街道,平凡的日常。每一个走出石炭井矿区的人,是孙少平,是田晓霞,是路遥笔下的平凡人,他们让石炭井变成了梦中的家园。

(作者供职于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梅花井煤矿)